

墨子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要等處地方督理軍務兼理糧餉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注

非攻上第十七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說文云園所以樹果種菜曰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

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至大為攻國。據後文云大為不義

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廐。說文無欄字。篇云木欄也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

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愈甚。罪益厚。

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裘。拖讀如終朝三拖之拖。陸德明易音義云。襦鄭本作拖。徒可反。拖即拖異文取戈劍者。其不義。

又甚入人欄廐。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

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舊脫此字。據後文增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攻國。據後文云大為不義

攻則弗知。一本非。舊脫此字。據後文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何。一本作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

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

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

不義。攻國。則弗之而。一本無非。從而非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

墨子 卷五 掃葉山房石印

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奚說猶言何樂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為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為非。則知而非之。大為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譽之。謂舊上二字倒一本如此之義。可為一本作謂是知義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非攻中第十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為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士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說文云檣木帳也。幄當从木。舊作住。一本如此。往舊作住。一本如此。而靡弊。腑冷不反者。腑即腐字。異文。冷。爛音相。近當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朽往。舊作列。住以意改。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遠。糧食輟絕而不繼。糧俗玉篇。糧同糧。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飢飽之

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

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眾。然而何為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為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

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且無。殺而徒得此

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

國。虛此墟字正。文俗从土。數於千。不勝而入。舊作人。以意改。廣衍。數於萬。王逸注。楚辭曰。衍廣大也。不勝而辟。此闕字之

假音入辟為韻。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上下之患。以爭

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為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戰者言曰。舊作也言

一本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

人徒之眾。未至有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徒之眾。至

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為也。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

道也。譬若醫之樂人之有病者然。句。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

而藥之。祝謂祝由。見素問。或云祝藥。猶言症藥。非一本無祝字。非也。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

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國於天下。尚者尚同以耳之所

聞。而後封。故君子

墨子 卷五 二 掃葉山房石印

聞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今山東莒

州其為國甚小間於大國之間不敬事於大大國亦弗之從而愛利是以東者越人

夾削其壤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間者以是攻戰也雖南

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間者亦以攻戰雖北者中山諸國四字舊作且一不著何五字一本如此史

記趙世家云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表作四年元和郡縣志云定其所

以亡於燕代胡貊之間者亦以攻戰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

惡失欲舊作故以意改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

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

用子之衆子豈若古者吳闔閭哉古者吳闔閭教七年案史記闔閭九年入郢吳越

於柏舉即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淮南子地形訓作澠

農澠池是也則在今河南永寧縣史記魏世家云秦攻冥院之塞集解云徐廣曰或

以為江夏鄢縣又杜預注左傳云漢東之隘道括地志云石城山在中州鍾山縣東

南二十一里魏攻冥院即此山呂氏春秋淮南子九塞此其一戰於柏舉在今湖北

和郡縣志云麻城縣頭山在縣東南十八里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至夫差之身

北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南史記吳太伯世家大敗齊人

而葆之。大山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史記正義云韋昭云三江謂松江錢塘江陽江

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五湖見前而葆之。會稽。今浙江山陰會稽山九夷之國。莫不賓服。

於是退不能賞。孤施舍羣萌。此承字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

臺。七年不成。史記集解云越絕書曰闔閭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顏師古注漢書云吳地記云因山為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今江南蘇州府治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越王句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其讐。入

北郭。徙大內。圍王宮。而吳國以亡。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為強焉。計其土地之

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為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舟車之衆。

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為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為一家。

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唇亡則齒寒。

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我舊作吾一本如此朝從之。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是

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戮勦字假音辟門除道。奉甲興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

敗之。事俱見韓非子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

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戰為利。則蓋嘗鑒之於智伯之事乎。蓋同此其為

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非攻下第十九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

中人之利。故譽之。譽意亡。非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

之與。雖使下愚之舊二字倒人。必曰將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

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同義舊作養一者。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

免攻伐并兼。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

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是故古之知者之為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

為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道也。知讀

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一天下之和。總四海之內焉。率天下之百

姓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鬼舊作愚富之。人譽之。

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

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

卒伍。於此為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

墮一本其城郭。以湮其溝池。湮塞之字攘殺其牲牲。燔潰其祖廟。勁殺其萬民。勁字

作墮其城郭。以湮其溝池。湮塞之字當為聖

覆其老弱。遺其重器。卒進而柱乎闕曰。死命為上。多殺次之。身傷者為下。又況先列

北撓乎哉。北謂奔北也。北之言背。撓之言曲。行謂逗撓。罪死無殺。以譚其眾。說文玉篇無此字。古夫無兼

國覆軍。賊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意將以為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

殺天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為利鬼

乎。夫殺之人。舊作人。据後文改。滅鬼神之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此則中不中鬼

之利矣。意將以為利人乎。夫殺之人。為利人也博矣。又計其費。此為周生之本。竭天

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師者之相為不利者也。曰

將不勇。士不分。同念。兵不利。教不習。師不眾。率不利和。威不圉。害之不久。爭之不疾。孫

之不強。植心不堅。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贏矣。偏具此物。偏當為偏。而

致從事焉。則是國家失卒。一本作足。而百姓易務也。今不嘗觀其說好攻伐之國。若使中

興師。君子庶人也。必且數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久者數歲。速者數月。是

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官府。其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維。說文云紡網絲也。績緝也。織作

布帛之總名也。經機縷也。縷或字。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然而又與其車馬之罷弊也。慢幕

帷蓋。三軍之用。甲兵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為序疏矣。然而又與其散亡道路。道

路遼遠。糧食不繼。脩食飲之時。

王逸注楚辭云脩住也楚人名住曰脩

廁役以此飢寒凍餒疾病而轉

死溝壑中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為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

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若使此四國

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倍其國之眾。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餘也。今又

以爭地之故而反相賊也。然則是虧不足而動有餘也。今還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

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

子以攻罰

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

武王伐紂。此皆立為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

非所謂攻。謂誅也。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廟。大哭乎

市。夏水地坼及泉。

太平御覽引此云三苗欲滅時地震坼泉湧

五穀變化。民乃大振。同高陽舜高陽第六世孫故云

乃命元宮禹。親把

文選注引作抱

天之瑞令。

說文云瑞以玉為信也

以征有苗。四電誘祗。有神人面鳥

身。若瑾以侍。楹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後乃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為山川。別

物上下。卿制大極。

說文云卿章也

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還至于

夏王桀。

文選注引作夏桀時

天有韜命。

韜當是

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鷓鳴十

夕餘。

盧云鷓字未詳

天

舊脫此字

乃命湯於鑿宮。用受夏之大命。

若作鷓與鷓同

文選注增

乃命湯於鑿宮

文選注作鑿宮

用受夏之大命

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類聚引作戡之。說文云戡殺也。

爾雅云。堪勝也。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

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降疑作火。言命祝融降火。

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此作薄是也。管子地數云。湯有七十里之薄。周書殷祝解。

云湯放桀而復薄。荀子議兵云。古者湯以薄。武王以瀋。呂氏春秋云。湯嘗約于郭薄。皆作薄。地理志云。河南偃師尸鄉殷湯所都是。今河南偃師也。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梁國穀孰為南亳。即湯都也。括地志云。宋州穀孰縣西南三十里。南亳故城。即南

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為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為名。河南偃師為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從都之。又紫薄。惟孟子作亳。非正字也。亳。

京兆杜陵亭見說文。別有亳。王號湯在今陝西三原縣地。各不同。薦章天命。通於四

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還至乎商王紂。文選注引作商

覽作紂。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兼夜中。句。十日雨土于薄。太平御覽引作薄。假音字。九鼎遷止。婦

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為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王兄自縱也。赤鳥。太平御覽引作雀。銜珪。

初學記。引作書。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太平御覽云。命曰周文王。秦顛來賓。

河出綠圖。地出乘黃。武王踐功。夢見三神。曰。舊脫此字。据文選。予既沈漬。文類聚引作漬。

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文類聚引作戡。之。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天

賜。太平御覽引作錫。武王黃鳥之旗。北堂書鈔引隨巢子云。武王時興天給之旗。王既已克殷。成

堦葉山房石印

帝之來當為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四夷。而天下莫不賓焉。襲湯之緒。此即武王

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

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楚熊麗史記楚世家云

蚤卒其子始討字當此睢山之間。此即江漢沮漳之沮越王繫虧盧云即無餘也繫驚熊子事文王

曰熊麗始邦於越。唐叔與呂尚邦齊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并國之故。四分天下而有

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

萬有餘。呂氏春秋用民云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以并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而四國獨立。

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

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為不足也。我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一本作諸侯

也。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

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傳子之為馬然。傳子言傳舍之人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諸侯者。

大國之不義也。則同憂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國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

之。布粟之絕。則委之。幣帛不足。則共之。共同以此効大國。則小國之君說。人勞我逸。

則我甲兵強。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量我師舉之費。以諍

諸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督以正義其名。必務寬吾衆。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則天下無敵矣。其為下不可勝數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巨舊作臣務矣。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為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今欲為仁義。求為上士。尚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為說。而將不可不舊脫此字察者此也。
以意增

墨子卷之五終

卷一

卷一

卷一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管理軍務兼理糧餉欽賜品頂帶畢沅注

節用上第二十

聖人為政一國。一國可倍也。言利可倍大之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

因其國家。去其無足以倍之。聖王為政。其發令興事。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為者。

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其為衣裘何以為。冬以圍寒。夏以圍暑。凡為

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芊組不加者去之。芊組二字凡四見疑一鮮字之誤鮮少也言少有不加于溫清者去之即

下篇云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為是也不加猶云無益其為宮室何以為。冬以圍風寒。夏以圍暑雨。有盜賊

加固者。芊組不加者去之。其為甲盾五兵何以為。以圍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

甲盾五兵者勝。無者舊作有以意改不勝。是故聖人作為甲盾五兵。凡為甲盾五兵。加輕以

利。堅而難折者。芊組不加者去之。其為舟車何以為。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

四方之利。凡為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芊組不加者去之。凡其為此物也。無加用而

為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以益衣

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故孰為難倍。唯人為難倍。然人有

可倍也。昔者聖王為法。曰。丈夫年二十。無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既沒于民次也。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蚤與其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不惟使民蚤處家而可以倍與。且不然已。今天下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籍斂厚。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大人惟毋與師。以攻伐鄰國。毋與貫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與居處不安。飲食不時。作疾病死者。有與侵就。僂橐攻城。援即援字異文野戰死者。不可勝數。此不令為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數術而起與。令當為今聖人為政。特無此。不聖人為政。其所以衆人之道。亦數術而起與。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疑有脫字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節用中第二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饜。歿二十。盧云二字疑當為世而不卷。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

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是故古者聖王。制為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羣百工。輪車鞮。鞮。

鞮說文云韋繡也。鞮當為鞮。說文云柔革工也。讀若朴。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

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為。舊民用下作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今據後文改

有數宮室有度出入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者禁即用此義古者聖王制為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

太平御覽引有使字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芬字同芬不致遠國，珍恢。一本作怪

引異物。說文云恢大也亦通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

入謂暘谷莫不賓服，逮至其厚愛，黍稷不二，羹藜不重，飲於土墺。當為溜太平御覽

史李斯列傳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飯土匭啜於土形。太平御覽

銅鄭君注周禮云銅羹器也後漢書注引此云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

注亦以此為文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說文云頰低頭也或从人免聖王弗為，古者聖王制

為衣服之法。曰：冬服紩緼之衣，輕且暖。說文云紩帛深青揚赤色玉篇紩古臧切紩

注云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說說纒云帛雀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

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為。古者聖人為猛禽狡獸，羣人害民，於是教民以兵，行日

帶，劍為刺，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比劍之利也。甲為衣，則輕且利，動則兵且從。此

甲之利也。車為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

古者聖王為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為舟楫，足以將之，則上。雖上，舊作止者三

以意改

墨子 卷六 二 埽葉山房石印

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為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於泉。說文云堀。兔窟也。此寃字假音窟。流不發洩。則止。流疑當為氣。據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為堀穴。曰。冬可以辟風寒。辟。同避。言堀穴。但可逮。舊作建。夏下潤溼。上熏蒸。恐傷民之氣。于是作為宮室而利。然則為宮室之法。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圍風寒。上可以圍雪霜雨露。其中蠲潔。可以祭祀。宮墻足以為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為。

節用下節二十二 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 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 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

說文云葬。藏也。从死在艸中。一其中所以薦之。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葬。又云。節竹約也。經典借為約之意。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為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為親度也。辟。同。譬。今孝子之為親度也。將柰何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眾之。眾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一本作知。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

利而不為親為之者矣。若三務者。舊脫此字孝子之為親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

為。舊脫此字天下度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

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

隱謀遺利而不為天下為之者矣。若三務者。此仁者之為天下度也。舊脫此字既若

此矣。今逮至昔者三代聖王既沒。虛云今逮至昔者連下為文亦見下篇天下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

厚葬久喪以為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為非仁義。非孝子之事也。

曰二子者言則相非。則字据下當為即行即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

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於此乎。後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若苟疑惑乎之

二子者言。然則姑嘗傳而為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計厚葬久喪。奚當此三利者。我

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仁也。義也。孝子

之事也。舊脫此字据前後文增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此下舊有仁者將求與天下誰霸而使

今刪仁者將興之天下。誰賈。一本作霸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

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前作亂乎。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

不可不沮也。仁者將求除天下之相廢。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為。且故興天下之利。除

三
歸葉山房石印

天下之害。令國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何以知其然也。今天下之

士君子。將猶多皆疑惑厚葬久喪之為中是非利害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則姑嘗稽

之。今雖毋法執厚葬久喪者言。母同以為事乎國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

槨舊作柳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邱隴必巨。存乎正夫賤人死者。征正同

殆竭家室乎。當云諸侯死者。虛車府。然後金玉珠璣北乎身。綸組節約車馬藏乎壙。

又必多為屋幕鼎鼓。几榼壺盞。榼同筵呂氏春秋節喪有云壺盞高誘戈劍羽旄齒

革。寢而埋之滿意。若送從。曰。天子殺殉。古只為衆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衆

者數十。寡者數人。處喪之法。將柩何哉。曰。哭泣不秩聲。言聲無次第翁縗經。翁義未詳說

六寸博四寸直心鄭君注儀禮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經。說文云經喪首戴也。垂涕。處倚廬。寢苦枕凶。又相率強不食而為

飢。薄衣而為寒。使面目陷隕。當為廕。廕之訓。阪隅言面瘦稜稜也。廕云。顏色黧黑。耳

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

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木。辟同

即州字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一本入。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

不能修舟車為器皿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紝。紝二細計厚

假音不能修舟車為器皿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字皆通

葬為多埋賦之財者也。計久喪為久禁從事者也。財以成者已。扶而埋之。後得生

者。而久禁之。言厚葬則埋已成之財。久喪則禁後生之財。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穫也。富之說無可

得焉。是故求以舊二字倒富家。而既已不可矣。欲以衆人民。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

矣。今惟母舊作無當是母。諱為母。又諱為無以意改。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

年。妻與後子死者五。皆喪之三年。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孳子。其期族人。五月。姑姊甥

舅。皆有月數。則毀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隕。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

可用也。又曰。上士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

其飢約。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何忍字。假音。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

此其為敗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眾。譬猶使人負劍而求其壽也。眾之說無可得焉。

是故求以衆人民。而既以不可矣。已。以同。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說又不可矣。今惟

母舊作無。以意改。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法若言行若道。使

為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為下者行此。則不能從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舊

行字從事。衣食之財必不足。若苟不足。為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將怨其

兄矣。為人子者求其親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親矣。為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

君矣。為人

忠臣必且亂其上矣。是以淫僻邪行之民出則無衣也。入則無食也。內續奚吾。四字未詳

並為淫暴而不可勝禁也。是故盜賊眾而治者寡。先眾盜賊而寡治者。以此求治。譬

猶使人三農未詳而毋負已也。治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欲

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是故昔者聖王既沒。天下失義。

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此皆砥礪其卒伍。砥礪當為厲以攻伐并兼為

政於天下。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城郭修。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

耆攻之。舊作者据後文改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國耆舊作者据上文改攻之。今惟

毋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無以為積委也。若

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若苟亂。是出戰不克。入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

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毋舊作無以意改

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案盛酒醴不淨潔也。

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為

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從上撫之曰。我有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

與無是人也。無擇也。則惟上帝鬼神降之罪。厲之禍。罰而棄之。則豈不亦反。舊作乃以意改

其所哉。故古聖王後漢注引作制為葬埋之法曰。初學記引作棺三寸。足以朽體。

衣衾三領。足以覆惡。死者為人惡之故云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

則止矣。死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聖

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亂。然

此聖王之舊作也。以二道也。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北堂書鈔引作道死。葬

豈山之陰。呂氏春秋安葬云堯葬于穀林高誘曰堯葬成陽此云穀林成陽山下有

穀衣衾三領。穀木之棺。穀字以緘之。既泥。泥當為犯寔而後哭。滿罔。古無此字當

為坎北堂書鈔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俱引作

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

戎。覽引俱作犬戎。道死。葬南已之市。後漢書注引作舜葬紀市又一引作葬南已

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太平御覽引作教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

桐棺三寸。後漢書注引尸子云禹之意改之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

紼之不合。通之不罔。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

史記集解引 衾作表非 引絨字俗改 紼之不合 通之不罔 土地之深 下毋及泉 上毋通臭 既葬 收餘

壤其上。壘

太平御覽引作收餘壤為壘則當云為其上壘前漢書注作隴

若參耕之畝則

舊作取据前漢書注改

止矣。若以此

若三聖王者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豈

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為如此葬埋之法。

太平御覽引作以為埋葬之法也

今王公大人之為葬埋。則

異於此。必大棺中棺。革闌三操。

闌同轅操同。繼假音字。

璧玉即具。戈劍鼎鼓壺。文繡素練大

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曰。必捶塗。

捶當為堊。說文云。堅土也。塗當為塗。說文云。無塗字。言築塗使堅。

差通壟。雖凡山

陵。此為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為毋用若此矣。是故子墨子曰。鄉者

省吾本言曰。意亦使法

舊脫此字一本有

其言。用其謀。

句計厚葬久喪。誠

舊作請一本如此

可以富

貧。眾寡定危。治亂乎。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

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

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眾人民。甚得寡

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

鬼神之福。又得禍焉。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

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

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為而不已。

猶言操而不擇哉。擇同

子墨子曰。

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輟沐之國者。輟舊作輸不成字括太平廣記引作輟音善愛

反今改盧云列子湯問篇作輟才新論作軫沐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盧云解魯問作鮮與列子同杜預注左傳曰人不以壽死曰鮮謂之

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

人國者。盧云列子作炎殷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列子朽作朽同太平廣記引作剝然後埋其骨。

乃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渠舊作束据列子及太平廣記改括地志云寧原慶三州秦為北地郡戰國及春秋時為義渠戎國之地今甘肅慶陽府也在陝西之西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燻即熏謂之登遐太平廣記引

謂之登煙霞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太平廣記引有云而未足為非也為而不已。操而不

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厚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

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

道漏。氣無發洩於上。壘足以期其所會。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俾

乎祭祀。說文俾攸也以致孝於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

子之法。其於親也。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

子之法。其於親也。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

子之法。其於親也。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

子之法。其於親也。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

子之法。其於親也。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

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誠舊作謂以意改將欲為仁義。求為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為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

墨子卷之六終

墨子卷之七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督理軍務兼理糧餉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注

天志上第二十六 玉篇云志意也說文無志字鄭君注周禮云志古文識則識與志同又篇中多或作之疑古文志亦只作之也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

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 廣雅云所尼也玉篇云處所 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 舊作其一

此下 相做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家長而可為也。非

獨處家者為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

所知識。共相做戒。皆曰。不可不戒矣。皆不可不慎矣。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為

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做戒。猶若此其厚。況無所避逃之者。相做戒。豈不愈厚。然

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日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逃避之。 猶云日暮遠遠兩日字舊作日以意改 曰。無

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為林谷幽門無人。 門當為潤 明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君子。天也。忽然

不知以相做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

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為天之所欲也。我為天之

所欲。天亦為我所欲。然則 一本此下有我字 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祟。然則我率天下

之百姓。以從事乎禍祟中也。然則何以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

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

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舊作義以意改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曰。且夫義者

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為政。次志字省文下

同一本作志俗改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為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竭

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為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已而為政。

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已而為政。有天子為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

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為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當云明知之也故昔三代聖

王禹湯文武。欲以天之為政於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搗牛羊。豢犬彘。潔為

染二字舊脫据後文增。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以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

於天子者也。我所以知天之為政於天子者也。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

富也。故於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

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

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當有者字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

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為博焉。

利人者此為厚焉。故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方施天下。方為旁或

當為旁字之壞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詬

天。中詬鬼。有神字下賤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

者此為之博也。賤人者此為之厚也。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歿其世。至今毀之。謂之暴

王。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

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曰。四海之內。粒食之

民。莫不搗牛羊。豢犬彘。潔為菴。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天有邑。舊作色非以意改人何

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

也。則天也。若以天為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相殺。而天子之不祥。此我

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義政。舊脫此字一本

有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

傲賤。多詐者不欺愚。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

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非猶行反此。猶倖一本作備馳也。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強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舊作其一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天志中第二十七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為仁義者。則不可不察義之所從出。既曰不可以不察義之所從出。然則義何從出。子墨子曰。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何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曰。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善政也。夫愚且賤者不得為政乎。貴且知者。當脫貴且知者四字然後得為政乎。愚且賤者。此吾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然則孰為貴。孰為知。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今天下之人曰。當若天子之貴諸侯。諸侯之貴大夫。徧明知之。徧當為確言

然吾未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也。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為善，天能賞之；天子為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祟，必齋戒沐浴，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馴天明不解之道也。馴與訓同，言訓釋天

道之知之曰明哲。維天舊作大，以意改臨君下出，則此語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不知亦有貴知夫天者乎？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尊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既以天之意以為不可不慎已，然則天之當有將何欲何憎？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强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止，舊作上，此而以意改

已。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又欲上之强聽治也，下之强從事也。上强聽治，則國家治矣。下强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財用足，則有內以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為環璧珠玉，以聘撓四鄰。撓與交同音諸侯之寃不興矣。邊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則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兄弟慈孝。故惟毋明乎順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

衣飽食。便寧無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尊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子之有天下也。辟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辟同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為不利哉。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欲以此求賞譽。終不可得。誅罰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已異此。以同今若處大國則舊脫此字攻小國。處大都則伐小都。欲以此求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得。而禍祟必至矣。然有所不為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為人之所欲。而為人之所不欲矣。人之所不欲者何也。曰。病疾禍舊脫此字祟也。若己不為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是率天下之萬民。以從事乎禍祟之中也。故古者聖王明知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以天為之寒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孰。六畜遂。疾疢戾疫凶饑。則不至。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舊脫此字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下蓋有不仁不祥者。曰。當若子之不事父。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者。與同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撒遂萬物以利之。說文云擊旁擊也。但末詳擊遂之意。若蒙之末。蒙本作蒙。毫字正。文經典或从毛。非。非天之所謂

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磨為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為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以畏遠。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為山川谿谷。播賦百事。布播以臨司民之善否。俗司讀如何為王公諸伯。使之賞賢。舊作馬一本如此而罰暴。賊金木鳥獸。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為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不有此也。今有人於此。驩若愛其子。竭力單務以利之。其子長而無報。子求父。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舉與同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撒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為。有據上文當也字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足矣。曰。殺不辜者。天子不祥。不辜者誰也。曰。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天胡說人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哉。此吾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已矣。曰。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有矣。憎人賊人。二字舊脫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亦有矣。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堯舜禹湯文武。馬所從事。曰。

從事兼不從事別兼者。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亂小家。強不劫弱。衆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做賤。觀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是謂天德。聚斂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不止此而已。書於竹帛。後漢書注引書於作書其事。據下文亦然。鏤之金石。琢之槃盃。後漢書注引槃作盤。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為。將以識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留而已。據下文云。既可謂知也。此句未詳。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桀紂幽厲。馬所從事。曰。從事別不從事兼。別者。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謀愚。貴傲賤。觀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無所利。是謂天賊。聚斂天下之醜名而加之焉。曰。此非仁也。非義也。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不止此而已。又書其事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盃。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為。將以識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大誓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亶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

曰。吾有命。無廖傳務。

此句非命上作無廖匪屬非命中作毋廖其務。據孔書泰誓云。罔懲其侮。則知無罔音義同。廖傳皆懲字之譌。俾則其字之論。

務音同。侮雖孔書偽作。作者取墨書時。猶見善本。故足據也。孫云。當作無廖。其務言不勸力其事。或孔書侮字反是。務假音未可知也。

天下二字疑衍

重文天亦縱棄紂而不條。先宗廟不祀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察天以縱棄

紂而不條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是

故子墨子之有天之。

疑俗改

辟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輪

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圓與不圓也。曰。中吾規者謂之圓。不中吾規者謂之不

圓。是以圓與不圓。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圓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

天下之方與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方與不方。皆

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王

公大人。為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為文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

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非觀其言談。順天之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

不善言談。觀其刑政。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為

法。立此以為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夫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夫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

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

天志下第二十八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所以避逃之者。有矣字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家，不戒不慎之，而有處人之國者乎？今人處若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國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慎之。必為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為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為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己而為正，有士正之。士不得次己而為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次己而為正，有諸侯正之。諸侯不得次己而為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己而為正，有天子正之。天

子不得次己而為正。有天正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正也。是故古者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霜露不時。天子必且搗黍其牛羊犬彘。潔為粢盛酒醴。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之禱。當有祠字祈福於天子也。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也。是故義者不自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曰。誰為知。天為知。然則義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為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無有遠靈孤夷之國。皆搗黍其牛羊犬彘。潔為粢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兼而愛之。譬之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故愛楚之人。越王食於越。故愛越之人。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愛天下之人也。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國殺一不祥。曰。誰殺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曰。天也。若天之中。實不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既可得而知也。何以知天之愛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

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之天下也。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為從其所愛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加其賞焉。使之處上位。立為天子。以法也。名之曰聖人。以此知舊脫此字其賞善之證。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川鬼神。此一本有以為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其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耘失社稷。說文云耘有所失也春秋傳曰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耘子辱矣玉篇云耘于粉切業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賁不之廢也。句疑有脫誤名之曰失王。以此知其罰暴之證。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為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為道也。義正。別之為道也。力正。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眾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眾則賊寡。

也。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

毒藥。兵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

之賊。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

之惡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一本作志疑俗改

說文無志字以為儀法。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方圓

之別矣。是故子墨子置立天之。當為志以為儀法。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

也。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今知氏大國之君。寬者然曰。未詳吾處大國而

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為大哉。是以差論蚤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卒。以攻罰無罪之國。

入其溝境。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以御其溝池。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牲。民

之格者。則剋拔之。剋舊作勁。从力非勁。拔即剋。刺拔音同。刺不格者。則係一本操而歸。大夫以為僕圉。舊

圓以胥靡。婦人以為舂首。周禮云其男子入于舂。隸女子入于舂。藁又說文云舂。釋

形相近。說文云。行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為不仁義。以告四鄰。諸侯曰。吾攻國覆

軍殺將若干人矣。其鄰國之君。亦不知此為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發其總處。未詳

玉篇無使人饗賀焉。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為不仁不義也。有書之竹帛。藏

總字

之府庫。為人後子者。必且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庫。視吾先君之法美。必不曰文武之為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為不仁不義也。其鄰國之君。不知此為不仁不義也。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人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眾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況有踰於人之牆垣。担格人之子女者乎。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索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乎。而況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人。舊作天以意改之為政也。自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牆垣。担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索者。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舊脫此字。據上文增牛馬桃李瓜薑者。今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政。亦無以異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并。此為殺一不辜人者。數千萬矣。此為踰人之牆垣。格上當。脫担字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府庫。竊人金玉蚤索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人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言曰。是責舊作責。不。同。以意改我者。則豈有以異是責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多示之黑。

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能少當為少而据上文如此能而音同故也謂甘。多嘗謂苦。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為文義。此豈有異責白黑甘苦之別者哉。故子墨子置天之。當為志以為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為法也。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為法也。誥字据上文當為語而順帝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為仁義。求為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

墨子卷之七終

三

卷

八

墨子卷之八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督理軍務兼理糧餉欽賜品頂帶畢沅注

明鬼上第二十九 闕

明鬼中第三十 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正。正同是以存夫為人君臣

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

不強於從事也。民之為淫暴寇亂。舊脫此字 據下文增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

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

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借

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暴罰也。借本書尚賢中 作藉此俗改則夫天下豈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

神者。固無有。且暮以為教誨乎天下之人。舊脫此字 以意增疑天下之眾。使天下之眾。皆疑

惑乎鬼神有無之別。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

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為將不可以明察此者

也。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為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為明察此。其說將柰何而可。子墨

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衆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為儀者

也。請感聞之見之。則必以為無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

以來者。亦有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

謂有乎。今孰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為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為聞見

鬼神有無之物哉。子墨子言曰。若以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

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史記索隱引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

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文選注引作必三年。韋昭注

三作二太平御覽引作後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田與佃通說文云佃中也

田車數百乘。春秋傳曰乘中佃一轅車

滿野。太平御覽引作日中。杜

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文選注引中心折脊。殪

車中。伏弢。太平御覽引作報一而死而射之。國語云內史過曰杜伯射王于鄆韋昭注曰杜

地理志杜陵故杜伯國有周石將軍杜主祠四所又國語范宣子曰昔白之祖在周

為唐杜氏韋昭曰周成王滅唐而封弟唐叔虞遷唐于杜謂之杜伯封禪書曰杜主

故周之右將軍今陝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為君

西長安縣南杜豐

者以教其臣。為父者以敬其子。說文云警戒也此異文曰。戒之慎之。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

神之誅。舊作謀。據後文改。若此之慳邀也。說文云邀籀文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

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鄭穆公。郭璞注山海經引此作秦穆公又當晝日中處

乎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海外東經云東方句芒鳥身人面鳥身素服三絕。說文云絕斷刀絲也面狀

正方。太平廣記引作人面鳥身無懼。舊脫此四字。據太平廣記增。增太

曰二。帝享女明德。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穆公再拜

稽首曰。敢問神明。舊脫此字。太平御覽引云敢問神明。明業明同名也。曰。予為句芒。若以鄭穆

公之所身見為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燕簡公。葉史記簡

公平公。子周敬王六年。公元年也。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死人毋知

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

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

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

秋。諸侯傳而語之曰。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其慳邀也。以若書之說

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詒

觀享固嘗從事於厲盧云厲公厲泰厲之屬也宋歐陽士秀以厲為神祠以廟祿子杖

揖出祿字異文祿子即祝史也五屬祀堯之五吏為證後世統謂之廟與言曰言神馮于祝觀享是何瑋璧之不滿度

量酒醴染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全謂純色與牲同春秋冬夏選失時選同豈女為

之與意鮑為之與觀享曰鮑幼弱在荷緼之中荷與何同漢書注李奇云緼絡也以

小兒緼也居文反鮑何與識焉盧云此云在荷緼之中官臣觀享特為之緼布為之絡負小兒師古云即今之祿子舉揖而橐之

橐同敲殪之壇上當是時舊脫此字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舊脫此字莫不聞者在宋

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慙邀也以若書之

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齊莊君事類賦引作公之臣舊脫

据太平御覽事類賦增有所謂王里國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中里徼者太平御覽事類此二

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由與猶同恐失有罪乃使

之人共一羊太平御覽事類盟齊之神社無神字二子許諾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二子相從於是

泚洟說文云泚水兒讀若窟洟搃羊而漉其血太平御覽事類賦引已上八字作以

書無此字疑疑盧云玉篇有搃字云羊血灑社則漉當為灑字之誤搃字

辭未半也太平御覽事類羊起而觸之事類賦引作折其脚桃神之疑當云跳而橐

賦引也作祭

之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太平御覽引云齊人以為有神

疑以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請品當為先不以其請者請當鬼神為情之誅至

若此其慤邀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

博林幽澗母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見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

之請當為情下同豈足以斷疑哉柰何其欲為高君子於天下而有復信衆之耳目之請

哉子墨子舊脫二字以意增曰若以衆之耳目之請以為不足信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

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為法乎故於此乎自中人以上皆曰若昔者三代

聖王足以為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為法然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昔者武

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故武王必以鬼神

為有是故攻殷伐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非惟武王之事

為然也故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僇也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僇於社

者何也告聽之中也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

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為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為最位菴菴字假音說文云

菴朝會束茅表位曰菴春秋國語曰茅菴表坐韋昭曰絕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為祝宗必

擇六畜之勝。脂肥倅毛。倅字假音作倅異文也以為犧牲。珪璧琮舊作璜璜稱財為度必擇五

穀之芳黃。以為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故曰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

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効。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

牲不與昔聚羣。昔之言夕王逸注楚辭曰昔夜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古者聖

王必以鬼神為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

孫。文選注引作以其所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又一引作以其所行此無四字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

故琢之槃盂。鏤之金石以重之。猶當為恐後世子孫不能敬若以取羊。言敬威以取

文云若讀若威又云羊祥也秦漢金石多以羊為祥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

重有重之。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

反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為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

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此下舊亦有何書三字衍文之。亦何書之有哉。子墨子曰。周

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

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也。然則

姑嘗上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

矧佳佳古惟字舊誤作佳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佳舊作佳亦誤天下之

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商周之鬼

也。且商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書序云啟

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與此不同。而莊子人聞世云。禹攻有扈。大戰于甘。其地在

扈。呂氏春秋召類云。禹攻曹魏。屈騫有扈。以行其教。皆與此合。今陝西

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

勤序同剝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

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

命。是以賞於祖而僂於社。此孔書甘誓文。文微有不同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僂於社者

何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為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僂必於

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

之。此其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於古曰。吉日

丁卯。周代祝社。方歲於社者。考以延年壽。若無鬼神。彼豈有所延年壽哉。是故子墨

子曰。嘗若鬼神之能賞賢如罰暴也。如與而音義同。故字書而即頌也。需亦從而聲。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

民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若以為不然，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潔廉，男女之為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為淫盜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人

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見。舊作現非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潔廉，見善不敢不賞。

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為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車馬

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閒，擬乎鬼神之明。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是以

天下治。故鬼神之明不可為幽閒。當為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

不可恃。舊脫此字一本有富貴眾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必勝之。若以為不然，昔

者夏王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祥上帝伐元山帝

行。此句未詳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明罰焉。致至同湯以車九兩，鳥陳雁行。湯乘大贊。疑輦

犯遂下眾人之螭遂。疑有誤字王乎禽。當為手禽或推哆大戲。呂氏春秋簡選云殷湯以

以戊子戰於郟遂禽移大攝高誘云桀多力能推大攝因以為號而禽克之桀移即

推移此書所染云夏桀染于干辛推哆古今人表作雅侈此下又云推哆大戲主別

兇虎指畫殺人則推哆大戲是人名無疑哆故昔夏王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

力之人。舊脫力字人字推哆大戲。主別。太平御覽兇虎指畫殺人。人民之眾兆億。侯

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圍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眾強勇力強

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不惟此為然。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太平御覽引作

天侮鬼太平御覽引有神字。下殃傲天下之萬民。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剗剔孕婦。

庶舊繚寡。號咷無告也。故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

卒四百人。先庶國節窺戎。未詳與殷人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中。讀如仲惡來。眾畔百走。

武王逐太平御覽引作遂奔入宮。萬年梓株折紂而太平御覽引作折紂而出繫之赤環。太平御覽作環是言繫之朱輪

戴之白旗。以為天下諸侯俦。故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

能以此圍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眾強勇力强武堅甲利兵者

此也。且禽艾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此即璣詳字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

之。鬼神之所罰。無大必罰之。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子乎。子墨子

曰。古之今之為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為鬼者。今有子先

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矣。意雖死一本作使然。然而天下之陳物曰。先生者先死。若是則

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姒也。今絜為酒醴。染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誠舊作請一本如

依此下改。有。是得其父母姒兄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誠亡。是乃費其所為

太平御覽引作畫 寡畫字假音太 平御覽引作畫 人民之眾兆億 侯盈厥澤陵 然不

酒醴染盛之財耳。自夫費之特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一本作非直注之特與內者宗

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具飲食之。雖使鬼神誠亡。此猶可以合驩聚眾。取親於鄉里。今

執無鬼者言曰。鬼神者固誠無有。是以不共其酒醴染盛犧牲之財。吾非乃今愛其

酒醴染盛犧牲之財乎。其所得者臣。此一本無將何哉。此上逆聖王之書。內逆民人孝

子之行。而為上士於天下。此非所以為上士道。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為祭祀也。非直

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驩聚眾。取親乎鄉里。若神當云若有。則

是得吾父母兄弟而食之也。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

公大人士君子。中實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

明也。聖王之道也。

非樂上第三十二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為法乎天下。利人乎

即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為天下度也。非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

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為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

以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為不樂也。非以刻鏤華一本無文章之色。以為不美

也。非以獨奏煎炙之味。以為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為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為樂器。以為事乎國家。非直培潦水。拆壤垣。舊作坦以意改而為之也。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為大鐘鳴鼓琴瑟。笙之聲。譬之若聖王之為舟車也。即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為舟車。既以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惡許猶言何許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為感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當為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文選注引作吹笙竽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即我以為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國即攻小國。有大家即伐小家。強劫弱。眾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即當為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即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為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

非也。今王公大人惟母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鍾猶是延鼎也。弗撞擊將何樂得

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將必不使老與遲者。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

不畢強。聲不和調。明不轉朴。朴疑叶正字玉篇將必使當年因其耳目之聰明。股肱

之畢強。聲之和調。眉之轉朴。眉一本作明紫明眉通字穆天子傳云眉曰西王母之

使丈夫為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為之。廢婦人紡績織紝之事。今王公大

人惟母為樂。虧奪民衣食之時。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大鍾

鳴。鼓琴瑟竽笙之聲。既已具矣。据上文當有大人鏞然奏而獨聽之。鏞字說文將何

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與君子。舊脫三字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

聽之。廢賤人之從事。今王公大人惟母為樂。虧奪民之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

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昔者齊康公。案史記康公名貸宣興樂。萬萬人不可衣短

褐。不可食糠糟。糠字从未俗曰。食飲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

醜。羸不足觀也。一本作身體容貌不足觀也太平是以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此掌

常作不從事乎衣食之財。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母為虧奪

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

貞蟲異者也。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為衣裘。因其蹄蚤蹄即躡省文蚤即爪假音

以為絝屨。文云絝脛衣也因其水草以為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

織。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舊作主下同以意改不賴其力者不

生。君子不强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强從事。即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

不然。然即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

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冒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

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

夜寐。紡績織絰。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縵。網舊作細盧云當為網與捆同非命下正此

其分事也。今惟母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

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母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冒其

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庫不

實。今惟母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不足。今

惟母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舊脫此字以意增夙興夜寐。紡績織絰。多治麻絲葛

緒。細布縵。是故布縵不興。曰孰為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是故子墨

子曰為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孔書云恆舞于宮

是孔書謂巫風伊文訓其刑君子出絲二衛此緯字假音說文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

言曰嗚乎舞佯佯舞當為舞舞與謨音同黃孔書作言孔章上帝弗常

九有以亡上帝不順此孔書無降之百舊作祥此祥字異文郭璞注山海經音其家必

壞喪孔書云墜厥宗已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汲郡古文云帝

觀也楚語士媿曰夏有五觀韋昭云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春秋傳曰夏有觀扈啟

乃淫溢康樂野子疑作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句未詳莧疑筦字之誤形聲相近江

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大當為天用弗式翼式為韻海外西經云大

代大荒西經云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据此則指啟盤于於田書

序太康尸位及楚詞夏康娛云云疑太康夏康即此云淫溢康樂淫之訓大然則太

聲又云啟乃字當為啟子啟子五觀也亦是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是故

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誠舊作請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

為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